



凤鸣九霄之倾心计

下册

六宫元妃

纳兰初晴 著

携根而生的罪妃对决铁血无情的西楚大帝，邂逅睿智无双的神秘亲王，奇遇智谋齐天的东齐太子，谁将与她执手今生？

乱世风云起，王图霸业，
且看浴火红颜绝倾天下！

打造深情的男主，缔造六宫无妃的传奇！



千帆过尽，

皆非吾心中所爱，

三千弱水，

哪一瓢知我冷暖？



重庆出版社



六女志
无妃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前情旧爱.....	001
第二章	软禁东齐.....	024
第三章	爱恨之间.....	051
第四章	生死之隔.....	074
第五章	无忧认父.....	100
第六章	情深缘浅.....	122
第七章	风波再起.....	142
第八章	淑媛郡主.....	162
第九章	她最重要.....	185
第十章	夷都之行.....	207
第十一章	血色帝宫.....	232
第十二章	三千弱水.....	263

第一章 前情旧爱

东齐，岐州。

一身银甲的东南门守将林阳骑着骏马穿街而过，满面春风。守城的将士见了，纷纷上前打招呼瞧着他新买的坐骑。

一身藏青常服的男子从城门而入，面容俊美，眉目英朗，身后跟着几名青衣护卫。刚一进城，座下的马突地停了下来，冲着林阳的马扬头一嘶。被围在人群中的马冲出人群，望着对面高踞马上的男子，冲着他座下的马儿打着响鼻，一副很亲昵的模样。

修聿翻身下马，仔细打量一番低声说：“流星？”马儿顿时双耳一竖，朝他望过来。

流星和他座下的追月都是他亲自驯服的，可是流星不是已经跟她去了漠北，怎么会出现在岐州城？

祁连立即上前去打听了马的来历，回来禀报：“那人是东南门的守将，说是从一个年轻商人手中买下的，听他描述那身形年纪，可能是……皇后娘娘。”

修聿皱了皱眉：“人去哪儿了？”

“上阳关。”祁连道。

修聿翻身上马出城，要去上阳关必过昆山，赶得快也许还追得上。

从大婚那日拾到了楚策的玉佩，看到一模一样的同心结之时起，他便知道所有的事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这半个月在沧都秘密查询，从西楚皇宫、萧家、洛家……所有的一切告诉了他所有的答案。

他的妻子是楚策的妃子，他的儿子是楚策的骨肉。烟落，未来的路，我们可还走得下





去？

从相识以来，即便她一再逃避，即便她一再不接受，他也从未有过这般患得患失的心情。可是如今这个人的出现，一切都不再是那么简单了，关于他们的十三年，是一个他永远都介入不了的世界。

“皇上，还是我们去找皇后娘娘，你去与祁月会合吧。”祁连快马追上说道。这一路东齐密探分明是冲着他来的，若是让他有意外，他回去如何向大夏交代？

“他想要我的命，还没那么容易。你去找祁月以飞云骑牵制黄泉铁卫，我寻到人便去与你们会合。”修聿沉声说道。

祁连劝不过他，便吩咐了其他侍卫暗中跟随保护，独自前去与祁月所带的飞云骑会合。

日暮西沉，昆山码头上船只来往不息。一身西域商旅打扮的人快步走到码头，看到江边孤身而立的青衣男子，低声道：“领主，快开船了。”

烟落点了点头转身准备上船。在漠北一夜之间她改变了布置两年的计划，让萧清越坐镇中军大营主持大营，连夜带着五百精兵扮成西域商队潜入东齐。

为免引起怀疑，在岐州便将马匹贩卖给了东齐的守城官军，也借机探得上阳关的消息；几天之前上阳关暴发瘟疫，神策营突围而出，楚帝却在战乱中失踪，东齐和西楚几十万大军遍寻不见。

她不敢再有耽误，连夜带着人赶到昆山，转走水路，从阳明江再去往上阳关。

今天，本是她答应回到中州的日子，可是如今，她如何还能若无其事地回去，不管不顾那个人的生死……

上了船，蓦然之间看到运河岸上纵马疾驰的身影那样熟悉，不由快步奔到船头。奈何船离河岸越来越远，还不等她看清，那道身影便越来越模糊……

她自嘲一笑，是自己眼花了吧，他怎么会在东齐呢？

运河岸上，男子遍寻不见，勒马望着运河上远去的船只，却不知自己所追寻之人正在那艘船上看着自己的影子……

上阳关，百里行素强行将所有染上瘟疫的人隔离治疗，所有染病而死的人当即火化，并设立众多医馆施药，很快控制了疫情。瘟疫的暴发没有困死楚军，却让东齐损失颇大。

诸葛清快马入城，上前禀报道：“陛下，长老会又发难了。”没有困死楚军，还让上阳关数城受损，这让长老会很不满这位皇帝。

百里行素面色了无波澜：“由他们去吧！”

“可是……”

“过不了几天，漠北打到夷都，他们就会求着咱们回朝了。”百里行素冷声哼道。

诸葛清也不再多言，沉默了片刻递过信道：“太后有密诏。”他们派出了那么多人，竟然连中州王的行踪都查不到，着实是个难缠的对手。

“大夏可有动静？”百里行素看了密诏，淡声问道。

“飞云骑已经出兵上阳关。”

百里行素凤眸微微眯起，沉默了片刻道：“上阳关这边就交给你了，楚策定然还在附近，绝不能放他活着回去。”

“陛下你……”诸葛清望着他，试探着问道。

“朕去会会这个大夏皇帝！”百里行素翻身上马，扬尘而去。

烟落一行人刚刚进入上阳关，便看到长街之上打马而过的雪衣男子，面目清冷，一身威仪，那是一个她全然陌生的百里行素。

百里行素似是感觉到了那道目光，勒马转头望了望。袖中的小兽爬了出来，朝着她所站立的方向吱了两声。他只看到卖烤肉的摊铺，一把将小兽塞进了袖中，朝城门口的守卫道：“传令诸葛清，搜城！”他怎么就大意了，也许楚策根本就没有出上阳关。

不到半个时辰，大批东齐兵在上阳关挨家挨户搜查，但凡遇上面生的一律抓捕。烟落刚转过小巷便被迎面一队东齐兵制住，不想暴露身份惹麻烦，便没有动手反抗被带到了地牢，推进了阴暗的囚室。屋里的人抬起一双清冷苍凉的眸子：“是你？”

她闻声一滞，这声音……

“你不该来。”低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她身形一震愣在那里，深深吸了口气平复下翻涌的思绪，转身望向面色苍白的冷峻男子，沉默了许久，万语千言出口只有一句：“楚策，对不起！”

他静静地望着她蓦然一笑，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当她终于又站在他的面前，却发现已经这么遥远了。

六年，他在朝堂争权夺利，她在红尘辗转浮沉。六年的分离，却感觉久远得已经天荒地老，已经历经几世轮回，沧海桑田。

再度看到遥远记忆中的目光，她只觉喉间哽咽，慌乱地别开眼问道：“你的伤……”

“无碍。”他刚一说完就咳嗽起来。

烟落快步上前，递过药瓶：“这是治内伤的药。”

楚策探手接过，往边上挪了挪：“坐吧！”将药服了一粒，拉了拉身上的披风道，“带你进来的是青龙他们，这里还算安全。”

“我会带你出去。”她坚定地说道。

“你不来，我一样回得去。”无论如何，他也不会让自己死在东齐，不管有多艰难他都会让自己活下来。只有他活着，她才能活着，平安地活着。

“为什么不早些说出来？如果在北朔平原说出来，如果在中州大婚说出来，就不会发





生今天的事。”她轻声说道。

楚策抬眸望着她的侧脸，勾起一抹苍白的笑：“说出来，你会回来吗？”
会吗？

她深深地沉默，这个答案她无法去想象。

“这样也好。”楚策叹息地闭上眼。从皇极大殿的决裂开始，他就已经失去了回头的资格。

烟落深深吸了口气，低声道：“对不起！”他的以命相护，他的暗中相助，所有一切的一切，她只能说对不起。

楚策苍白的薄唇勾起冰冷的弧度：“本来就不属于我，现在只是一切归到了本来的位置而已。”他缓缓忆起许多年前，碧色连天的莲湖之畔，那个人带着失明的少女荡舟穿湖摘下一颗颗如玉莲子，他在岸边观望……

“当年，你到莲湖边上，要找的人……是楚修聿，而不是我。”

他像个卑劣的小偷，偷走了别人的幸福；而偷走的东西，终究还是要归还的。

烟落默然望着他，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说出这个秘密。

“可是我明明知道，却没有说出来，任由这个错继续。我想自己总有一天会超越那个人，会取代他的一切。然而他就像是我心里的一根刺一般，不管过了多久，不管我们经历多少，我都会担心那个人会出现，会夺走你。”他缓缓地说着，薄唇扬着一抹自嘲的弧度。

而他所担心的一切，终于还是发生了。

她侧头望着面容苍白冷峻的男子，仿佛随着他的话语，看到了很多年前西楚皇宫内那片莲湖。那一场邂逅，到底是缘分，还是劫难？

“你一直不喜欢皇宫的生活，以后……就可以过得随心些。”他依旧闭着眼，苍白的唇勾起浅淡的笑意。看得出来，她在中州过得很幸福。

是的，是幸福。

是他想都不敢想的幸福，是他已经失去很多年的幸福。

烟落默然将带来的药物理好，探手搭上他的脉搏。那种熟悉的温暖让他身体不由一颤。

她低垂着眉，瞧见他手臂上有一些已经浅淡的烧伤和烫伤的痕迹，深深吸了口气道：“内伤较重，还染上城中的瘟疫，要尽快离开上阳关。”

“等青龙他们过来再说吧。”他沉声说道，思量片刻道，“这两日就得动身，你自己休息吧。”

部署两年的计划，一夜之间全部扭转并赶来上阳关，这其中艰难，他又如何不知？

烟落侧头靠着冰凉的墙壁，望着窗口越来越暗的天色，眼皮越来越重。真的太累了，

人累了，心也累了。

夜幕降临，楚策起来拿火折子点亮了桌上的灯，侧头便看到靠着墙熟睡的女子手习惯性地放在腰际软剑的剑柄处，突然觉得有些心酸和悲凉，是他一步一步将她逼到了这个样子啊！

他轻步上前将披风盖在她身上。这是六年以来，他第一次如此认真地打量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她，忍不住想伸手去触摸她的容颜，却在距离半寸之遥停了下来，修长的手指缓缓蜷入掌心。

囚室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青龙几人悄然潜了进来：“皇上！”

突来的响动，她顿时惊醒，青龙朝她望了过来：“方才情势所逼，我们二人对领主有失礼之处，还请见谅。”

烟落淡然一笑：“无碍。”

“外面情形如何？”楚策转过身来，望向青龙问道。

“百里行素已经让诸葛清开始搜城，上阳关也不安全了。”青龙回答道。

楚策闻言点了点头，那个人一时想不到他会在这里，但不代表永远都想不到。

“白虎和朱雀已经将主力的神策军带离了上阳关，但是如今与西楚接壤的各城已经被黄泉铁卫封死，不能进也不能出。”玄武出声回道。

楚策闻言皱了皱眉，看来百里行素是非要把他堵死在上阳关了。只可惜自己如今一身伤，只能这般逃生。但总有一天，这一切他会全部讨回来。

青龙闻言望了望烟落，朝楚策道：“萧清越已经率领漠北四十万大军奇袭夷都，夷都告急，相信很快百里行素就不得不带黄泉铁卫回都。届时各城防守就会松了，咱们应该可以趁机离城。”

“方才我在诸葛清的书房，已经探听得得知，大夏已经出兵上阳关。”玄武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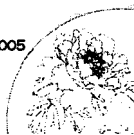
东齐合围他们，如今也被大夏和漠北合围，要不了多少日子，大将军王必然也会率兵前来。届时三国齐动，看他百里行素有什么本事逆转战局？

烟落闻言微微皱了皱眉，垂眸抿了抿唇。大夏出兵上阳关，修聿是要帮她救楚策，还是已经知道她在上阳关了？

当天夜里，他们四人逃离上阳关。当诸葛清搜索到地牢之时，早已人去屋空了。

烟落让随行几名侍卫易容成楚策及青龙几人的样子离开。诸葛清立即认定是调虎离山，带着大批人马朝相反方向追去，一无所获立即掉头再追。他们四人便沿着他先前追过的方向走了。

楚策的伤势越来越重，又感染上了瘟疫，到达昆山之时已经病重昏迷，无奈之下便寻了处民居暂时落脚。周围盘查严密，她只能从山中采药来为其医治。





天色黄昏，她采了药回到民居。楚策坐起身闭着眼睛靠在榻上，整个人清瘦得可怕，眼窝有些深陷，听到脚步声看到她不由愣了愣。

“你醒了。”烟落放下药篓，倒了水端过去。

楚策接过水抿了一口：“几天了？”

“三天。”她将药草收拾了，说道，“你几天没吃东西了，我去做些吃的来。”

诸葛清很快也会发现蛛丝马迹，这渔村也不能待太久，等他伤势好一些必须赶紧离开。

楚策起身下床到桌边坐下，望着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微风轻轻吹进屋来，带着饭菜的香气，有种久违的温暖和幸福。

过了许久，她将药端过去放到桌上，道：“先把药喝了，饭一会儿就好。”

当她再端着饭菜过来，楚策已经将药喝了，帮着她将菜端上桌一同用膳。

她刚坐下吃了两口便一把捂住嘴快步出了门，扶着院中的树，硬是将吃下的东西吐了出来，依旧觉着阵阵恶心。

她抬袖擦了擦额头的薄汗，低眉抚了抚小腹叹息：“孩子，你乖一点。”

上次从昆山到阳明江就一直这样，当时以为晕了船，上了岸才后知后觉知道自己已经做了母亲。

过了半晌，她转身便看到愣愣站在门口处的人，一时间顿住了脚步。

楚策僵硬地站在那里，握着茶杯的手指节泛着微微的青白。夏日的热风迎面吹来，让他眼睛有些涩涩发酸，薄唇抿得紧紧的，一双黑眸波光明灭。

他举步走了过来，将茶水递过，而后转身沉声道：“你走吧！”

这样的状况代表什么，他不会看不出来。他们都有了孩子了，可是他与她的孩子却再也回不来了……

“楚策！”她望着他的背影沉声唤道，认真说道，“不管有什么事，也等出东齐再说。”

如果在这个时候，她就这样自私地离去，她还是人吗？

他没有说话，默默回了屋内，默默用膳，然后躺回榻上休息，直到夜色深沉，他悄然召来了青龙和玄武两人到屋内：“准备一下，一个时辰后走！”

青龙和玄武闻言沉默，立即明了他的意思。可是如果没有她的帮忙，皇上的伤只会更严重，只怕还没回到西楚，就已经没命了。

“皇上……不想见皇贵妃娘娘吗？”青龙问道。

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所有的一切终于揭开，却再也回不到过去。眼睁睁看着自己守候了这么多年的人另嫁他人，这该是怎么样的心痛……

如果早知道是今日这番局面，他还会背负一世骂名挥军东征，血洗九冥山吗？

如果早知道最后她会苦心谋算置他于死地，他还会费尽心血帮她统一漠北吗？

燕京之乱，他们带着入营不到一年的新兵截杀黄泉铁卫，只是为了让她能从燕京安然脱身。

从凤阳护送他回漠北，他们的五百暗卫和江湖赏金猎人，与北燕密探交锋无数，五百人最后回来的还不到五十人。

可是这一切的一切，她看到了多少，又有多少人知道？但他们是亲眼看到，亲身经历过来的。

楚策没有说话，起身穿衣，在黑暗中低声道：“玄武留下，设法通知大夏的军队她的行踪，那个人会找来的。”说罢，举步出了房门，望了望她所在的屋子，义无反顾地走出了院子。

青龙站在门口望着消失在夜色中的背影，侧头望向那扇窗户，心情沉重而苦涩。

这天下苍生的鲜血，还不够告诉你，他所在意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你就是看不到，抑或是你看到了却不去在意？他可以不顾一切让已经死去的你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你却无法再回到他的身边……

次日天明，她起来之时那边的屋里已经空无一人。她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突然有些不知所措，追了出去便遇上玄武，直言问道：“他人呢？”

“请问，领主是以什么样的身份问这个问题？”玄武望着她，沉声问道。

烟落闻言微怔，道：“这周围黄泉铁卫众多，他有伤在身一个人出去，会出事的。”

玄武直直望着她，说道：“如果领主是以皇贵妃娘娘的身份问属下，属下自然作答。如果是以大夏皇后的身份来问，便无可奉告。”

“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又何尝是她心中所愿？

“我已经通知了大夏的人，你在这里等着他们就够了。”玄武说罢转身离去。

烟落怔怔站在空空的院落，闭眼深深地叹息。如果可以重来，她又何尝希望这一切发生……

天色阴沉，空气压抑得令人窒息。她很快收拾了东西进城与随行来的侍卫会合，吩咐人寻找楚策一行人的踪迹。无论如何，她一定要将他带出东齐。

“领主，你没事吧！”侍卫长看着面色有些苍白的女子不由问道。

烟落微微摇了摇头，扶着桌子坐下，待到交代完所有的事，方才去药店买了安胎药。

第三天，侍卫们才寻到了楚策一行人的消息。

暮色沉沉，大雨滂沱，赶车的人将马车停在山下，扭头对马车内的人道：“领主，他们就在山上的庙里避雨。”

庙内火光闪耀，楚策靠在青龙支起的简榻上，面色苍白得吓人。一阵冷风吹开了破旧





的庙门，玄武连忙起身去关，看到外面立在雨中的人不由一愣。

“什么事？”青龙侧头问道。

玄武侧头望了望楚策，道：“皇上，是漠北领主。”

楚策闻言一阵咳嗽，望向玄武的目光不由冷沉了几分。这一路他们已经一再小心，怎么会让她这么快就追上？定然是玄武在后面故意将人引了过来。

玄武见楚策不说话，便将门关上到火堆边坐下，一句话也不说。

楚策敛目听着越来越大的雨声，眉头皱得紧紧的，淡声道：“让她进来！”从小到大，他从来都拗不过她的脾气，但凡是她认准的事，就非要做到了才甘心。

玄武闻言起身开了门，道：“进来吧！”皇上病重，他们又不能找医馆医治，他只有设法将她引来。

烟落举步进了门，身上的雨披不住地滴着水。楚策坐起身便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她快步上前将药递过：“把药吃了！”

楚策侧头望着她：“谁让你跟来的？”

烟落抿唇深深吸了口气，直直望向那双深沉的黑眸：“楚策，从小到大，我从未认真好好为你做过什么。这一次……让我带你出东齐，求你。”

楚策静静地望着她，目光深沉如海，苍白的薄唇勾起嘲弄的笑意：“你这是在干什么？可怜我？”

烟落身形一震，伸出的手僵在那里，深深吸了口气道：“楚策，我们静下心来谈谈。”

青龙和玄武闻言也悄然出去了，楚策淡声道：“你想谈什么？”

她不由分说，将药丸放到他手里：“把药吃了再说。”

他望着她瘦小的侧脸，依稀看到了当年莲湖之畔亭亭如莲的少女，怔然说道：“烟儿，跟我回沧都吧！”

这句徘徊心头六年的话，却是在此时此刻才说出口。

她缓缓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我不在意你嫁过他，只要你回来。”楚策低声说道。

烟落默默转头望着他，尘封多年的回忆涌上心头又悄然沉寂，低声说道：“这六年已经改变了我们之间太多的东西。即便没有他，也不可能再像以前。”

楚策默然不语，苍白的薄唇紧抿着。

她低头望着燃烧的火堆，缓缓说道：“从莲湖相识开始，我们一起长大，一起生活了十三年。我在意你，关心你。你的母亲和妹妹走了，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要在你身边的每天带给你的都是幸福和快乐，我想看到你笑起来的样子。你开心，我会跟着开心，你难过，我会跟着难过，每次吵架了赌气了，不管是对是错，你总是最先妥协的一个。每次

看到你那个样子，我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满心欢喜地等待着那个孩子出生，我想要我们就那样一直生活下去。”

楚策闻言动容，呼吸有些微微颤抖，薄唇微微勾着。他想要笑，却勾起了深深的苦涩……

“我以为，我的一生永远都只有你，有洛家，有先帝。可是当我再回到沧都，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我的世界天翻地覆。”她深深吸了口气，望了望窗外的雨帘，忍住欲夺眶而出的泪，“你没有做错。你以为那是对我的保护，可是如果一开始我知道这一切，便是死了，我也不会那样恨着你。”

楚策静静地望着她，有太多的话想要说，却一句也说不出口。

“楚策，我爱过你，也恨过你。”她望着他，多年爱恨伤悲在她眼底起伏沉寂，千帆过尽，已经无力再想。

他沉默了许久，颤抖地出声：“你爱上他了？”

她点了点头，说道：“我对不起你，辜负了你。我可以为你去做任何事，甚至去死。只是我们都已经走得太远了，再也回不去了。”

“你没有给过机会，没有试过重新开始，怎么就知道回不到过去。”楚策一眨不眨地望着她，眉眼沉静。

她深深吸了口气，望着他认真说道：“我爱过你，或许是我爱得不够深，不够坚定。六年来，它已经被很多东西磨灭殆尽。我愧疚，甚至悔恨，但是……”她深深望着他的眼睛，“我做不到，我无法以我的爱情来偿还。”

六年，他们都走得满心沧桑。她曾为这个人心动过，心痛过，心死过……

两人都不由沉默着，无言以对。

她低头从包袱中拿出药递过去：“前日给你的药估计已经用完了，这是重新配的。”

楚策愣了愣，探手接过，沉声说道：“回去之后就别再离开中州了。华淳太后用毒手段厉害，你小心提防。”

两人不动声色扯开了话题，粉饰太平。

“说说华淳太后的事吧，你应该知道得比我多。”她淡声说道。

楚策沉默一会儿，出声道：“在你还未出生前，华淳和你母亲是一道来西楚的，本是入宫为妃，只是你母亲遇到了你父亲，华淳入宫做了皇妃，其中详细事情我也不是很明白。只是祈衍说过，华淳离开沧都之后，曾下毒暗害你母亲，虽然最后所幸保得性命，却让出生的你双目失明。”

她闻言思量许久，道：“如果是那样，百里行素是华淳太后的儿子，他会不会是……西楚人？”按百里行素的年纪推算，是华淳太后离开沧都后不久生下的。

楚策决然说道：“不是。”





“万一……”她忍不住出声，这是极有可能的事。

“他不是。”楚策面色阴沉说道，他怎么可能跟那个人是血脉手足？

烟落不再说话，西楚和大昱多年明争暗斗，你死我活，是与不是都已经不再重要了。

过了许久，楚策侧头望着她，神色平静：“其实，你的眼睛，当年是楚修聿请人治好的。”只是中州与西楚都很少人提及，知道此事的人并不多。

她闻言怔怔地望着他，问道：“回到沧都，你准备怎么办？”

上阳关一战，神策军损失惨重，她能够为他做的，就是倾尽所有的力量帮助他。

“大夏过些日子也到了上阳关，祈衍带兵到了，你就去大夏吧。”楚策道。

烟落闻言心思快速一转，道：“看来你还不想要罢手。”

楚策眸光微沉，坦然言道：“百里行素捡了这么个大便宜，总要付出点代价。那么多人死在上阳关，不打回来，他们的灵魂都难得安息。”

烟落闻言低眉不语。如果没有她从中作梗，此刻上阳关已经是他囊中之物了吧。那么多人即便不是她亲手所杀，却也因她而死。

楚策没见她出声，侧头瞥了一眼：“这与你无关，战场之上，总有生死输赢，侧翼军已经赶来了，很快就会再打回来。”

“领主若是想做什么，不如帮咱们破了岐州。”玄武进门笑着说道，虽是玩笑的语气，但眼神中却极是认真。

楚策顿时目光一凛，望向玄武，锐利逼人。

烟落闻言望了望楚策，看来他让大哥带兵前来，不仅是想反败为胜，还想借机夺下东齐第二都岐州。在任何绝境都在深谋远虑的人，这才是帝王。

“岐州号称东齐第二都，兵力雄厚，要想拿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且你现在的身体不适合上阵。”她平静地说道。

“夷都告急，百里行素迟迟不肯回京援手。看来他与大昱的长老会，还没有那么和睦。”楚策淡声言道。

烟落闻言轻轻点了点头：“即使不会内乱，他们也会暗自较劲。”而眼前这人早就料想到这样的局面了吧。

次日天明，雨停。

一行人前往岐州，楚策默然望着靠着马车疲惫入睡的女子，有些心疼。

六年，恍然已经过了一个生命的轮回。他在孤独守望，她在苦苦挣扎，楚修聿的出现成了她的救赎。

他从未真正去了解过她真正想要什么，固执地以为自己尽力给予的就是对她最好的。可是在她最绝望艰难的时候，却未能陪伴她身边，让她一个人苦苦挣扎……

马车碾过一个石块，车身一个摇晃，他迅速出手扶住险些撞着头的人，低眉一看她竟

然还未醒，无奈摇了摇头，看来这连日以来从漠北赶来上阳关，确实太过劳累了……

楚策挪了挪身子，让她的头正好靠在他的肩上能睡得安稳些。马车缓缓而行，只愿这条路，再长一些，再长一些……

山路崎岖，马车一个重重的摇晃，似是惊破谁的梦，烟落霍然睁开眼，正对上楚策的眼睛，不由一愣。

“咳！”楚策别开眼，朝马车外的青龙和玄武问道：“到哪儿了？”

“快到岐州了。”

为了能避过城门处的搜查，烟落帮他们每个人易容换装之后才去往岐州。青龙和玄武先行进了城，没有异样才向他们打了招呼。哪知眼看着快要过去进城了，城中有人快马前来说道：“楚帝有伤在身，但凡男子搜身检查。”

烟落和楚策两人顿时眉眼一沉。她扫了一眼城门上下的守卫，动手定然是不可能的，如果用幻术催眠搜查的人也会引起注意，这时再往回走，更会起疑，进退不得。

城门守卫让楚策拿下蒙着脸的面巾，看到那一脸的脓疮顿时嫌恶地别开头去。烟落沉声上前道：“家兄有病在身，大夫说很容易传染……”

话还没说完，围上前来搜查的守卫纷纷散开了去。为首的扫了两人一眼，目光落在她身上道：“但凡男子都要搜身检查，你们自己动手解衣服吧！”

正在这时，一辆华丽的马车经过，几个士兵拦下马车，却被驾车的仆人喝退：“大胆，淑媛郡主的马车你也敢查。”

一只纤细优美的手撩开车帘，目光落在楚策与她身上。烟落侧头望去，那马车上的淑媛郡主，不正是萧淑儿？

这是自当年皇极大殿之后，六年多以来，她第一次再遇上这个女子。

萧淑儿仔细打量着他们，最后目光落在她身旁的楚策身上，眼底一掠而过的震惊之色。

“郡主，可以进城了。”车夫出声道。

萧淑儿依旧望着他们两人，淡淡出声道：“再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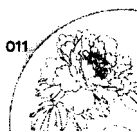
烟落不由紧张起来，难道她是认出他们两人了？如果此时一暴露，他们必被岐州几十万兵马围攻，如何还能脱得了身？

搜查的守卫扫了两人一眼，喝道：“还不动手。”

烟落皱眉，他们所谓的搜身，大庭广众之下解了衣衫，查看是否有伤。楚策一脱衣衫定然会被人瞧出伤势；她是女儿身，难道要被人这般搜身？

见他们还不动身，一人指着她喝道：“先搜这个！”

“慢着！”萧淑儿马车上的侍女跳下马车，打量了两人一眼，出声道，“这是郡主府上的人，几位还要搜吗？”





烟落闻言望向马车的方向，车帘已经放下，看不到马车内的人。

“姑娘，这是诸葛大人军令，小的……”

“放肆，你们眼中就只有诸葛大人，就不把相国府放在眼中吗？”侍女厉声喝道。

侍卫一听战战兢兢地回话：“没有，只是这是军令，若是放走了他们……”

烟落抿了抿唇，把扎着的头发一放，望向几人道：“几位还要搜吗？”

楚策一行几人都是男子，故而搜身只搜男子。如今眼前的是女人，边上的人那一脸癯病相，长成那样就更不可能是他们要找的人了。为首的一人连忙上前道：“姑娘，不知你们是郡主府上的人，方才得罪了。”

一进城门，烟落快步行到马车外道：“多谢郡主帮忙，我得带人前去求医，就此告辞。”

“这么多年未见，这么急着走吗？”萧淑儿撩开车帘，一眨不眨地望着她，低声道，“四妹。”

烟落笑着回道：“郡主认错人了，我……”

“我有没有认错，你心里清楚。”萧淑儿面上笑意依旧，望望城中来往巡城的守卫，低声道，“如果不想被抓住，就乖乖跟着。”

不一会儿，侍女朝随行的侍卫道：“郡主有令，把这两个人带回府。”

一时之间，她有些弄不明白萧淑儿的意图，她这是要帮她们，还是别有目的？

楚策一路什么话也没说，两人跟着进了郡主府。青龙和玄武暗中尾随而至，一时之间摸不清萧淑儿的意图，只得悄悄潜伏在郡主府附近，静观其变。

奢华而典雅的郡主府正厅，侍女屏退了仆从，萧淑儿望向烟落身旁的男子，淡然一笑：“我们又见面了。”

烟落闻言面色微沉，看来她不止认出了她，连楚策的身份也被识破了。

“你想干什么？”楚策冷冷地望着正座之下锦衣华服的端庄女子。

萧淑儿理了理衣袖，起身走近：“我要想干什么，方才在城门口，你们就被抓了。”

烟落沉吟片刻，望向她道：“你是……帮我们？”之前在漠北还听说萧淑儿有孕，之后萧府被抄斩，萧赫与她们姐妹逃离了沧都。不管是站在东齐的立场，还是站在萧家的立场去想，她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更何况她的母亲还是死在西楚手上？

萧淑儿转身拿着鱼食，逗玩着厅内鱼缸中的锦鲤，淡声道：“我没那么好心，他放过我一回，我还他个人情罢了。”

烟落闻声望了眼楚策，朝萧淑儿道：“不管怎么样，这次谢谢你。”

萧淑儿面色淡漠，沉声道：“冬青，把人带下去安顿吧，小心别让外人瞧见了。”

“是。”侍女冬青回话，望了望楚策，哼道：“走吧！”

烟落望了望楚策，而后点了点头。如今城中情势紧张，这里不失为一个安全的藏身之

处。

楚策默然跟着冬青出了正厅，烟落望着萧淑儿的背影不由一笑，没想到他们三人还会撞在一起。

萧淑儿放下手中装鱼食的玉碗，一眨不眨地望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问道：“我是该叫你四妹，还是该叫你燕绮凰，抑或是……洛皇贵妃？”

“我不是萧家的人，不用再叫我四妹，洛烟是已死之人，还是叫燕绮凰吧！”她坦然承认道。

萧淑儿听到答案，轻轻点了点头：“在夷都听到太后和锦瑟的话，一直还不信。如今看到你们走在一起，不得不信了。”

烟落抿唇不语，静静地望着面前秀丽端庄的女子：“你这么做，就不怕萧赫知道吗？”

“我能为萧家做的已经做了，如今我的府第在岐州，与萧家没多大关系。”萧淑儿神色淡漠，默然望着对面的女子，问道，“你呢？你是洛烟，是西楚的皇妃，又怎么就做了大夏的皇后？”

烟落暮然一笑，当年她被打入冷宫，所有人都说楚策负她，如今知道真相的人一个又一个又说是她负了他。到底爱与不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你呢？西楚害了你的母亲，还害了你的孩子，你还肯出手相助？”烟落答非所问。

萧淑儿转身继续拿着鱼食喂起锦鲤，过了许久方才出声说道：“他从来不碰后宫任何一个女子，我也从来没有过孩子，不过是假的而已。”

烟落闻言一震，望着萧淑儿的背影只觉心上压了什么，难以喘息。

“后宫女子不过是他巩固权力的棋子，他的心里，从来只有你一个人。”萧淑儿缓缓说道，而后冷然一笑，“这世界真是可笑，他费尽心机要你回去，结果你却成了大夏的皇后。”

她蓦然忆起很多年前在沧都花灯会遇着他们的情形，她在那里瞧着花灯，他站在边上挡着拥挤的人群含笑相望，那时候她觉得洛烟是这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只是怎么也没想到，那样的两个人，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那夜夜徘徊在驻心宫的身影，后宫的女子一个又一个，却没有一个走进他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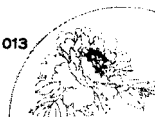
烟落默然站在那里，一句话也没有说。

冬青很快就回到了正厅，朝萧淑儿行了一礼道：“郡主，已经安排好了。”

烟落深深吸了口气，认真说道：“谢谢！”

冬青将人送出了门，回来看到站在鱼缸边上的秀丽女子：“郡主，要是这事被查出来，不只是郡主府，连相国府恐怕也会受牵连，到时候……”

“小心些就是了。”萧淑儿淡声说道。





冬青沉吟片刻，忍不住问道：“那个人……真是西楚大帝吗？”

不管是在朝中，还是萧家，郡主一直是个知进退、明哲保身的人，可是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情，非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偿还？

“嗯。”萧淑儿淡声回道，“方才出去的，就是漠北的领主，大夏的皇后燕绮凰。”

冬青面色微变，不管是哪一个都是与东齐水火不容、誓不两立的人啊！

“漠北领主在岐州，那带兵攻打夷都的人又是谁？”冬青皱了皱眉问道，难道是……

“是清越吧！”萧淑儿淡声说道。

她们都有勇气走出萧家，她却那个勇气走出去。她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没有一身超强的武艺，更没有任何可以帮助她的人，她能做的就是萧家之下苟且偷安。

“夷都的密令一道接一道，也不见陛下班师回朝，他们是不是放弃夷都不顾了？”冬青问道。

萧淑儿冷然一笑，转身望了望她：“他们自有他们的谋算，不是咱们该关心的。”说罢起身朝寝居走去，吩咐道，“这几天放机灵点。”

之后萧淑儿再没有露面，倒是差冬青送来不少珍贵的药材供他们使用。虽然她一直用最好的药帮楚策治疗，但伤势依旧未见好转。

第五天一大早，一名侍女便进了院子，道：“燕姑娘，府外来了一匹马，冬青说是关外的马，让姑娘去看看，是不是你的。”

她闻言快步出了门，听到马儿嘶鸣的声音不由一笑：“流星。”

马儿听到主人的声音不由欢鸣。她牵着马儿进府到马厩喂食草料，马儿亲昵地舔着她的手，而她并不知流星已经在岐州见过了楚修聿。

“还是你好，什么都不用操心。”她探手抚了抚马头，喃喃道，“为什么，我的人生怎么走都是错的？”

以前如是，现在亦如是，她只是希望找到一条正确的路，过远离权谋争斗的生活。六年的岁月，争权夺利，仿佛已经耗尽了全部的心血。

“我不想亏欠任何人，更不想伤害任何人，到头来……”她无力地靠着马厩的柱子抱膝坐在地上，声音带着说不出的疲惫，“谁都亏欠了，谁都伤害了，最不该伤害的却伤害最深。每一天，呼吸的每个瞬间，都在告诉我我欠了他什么，最该死的是我啊……”

此刻，她再也不是漠北那冷静果敢的领主。她是一个卑劣的罪人，她忘恩负义，她薄情寡义。回首再看这走过的六年，她所做的一切，是那样可笑。

真相昭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她好，可是为什么心里的伤痕依旧存在？她不可以将那十三年当作没发生过，亦不能当这六年是梦一场。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楚策，如何偿还他所付出的一切，她甚至想过以命还命，可是……她手抚上小腹，这个孩子……

马儿伸头蹭了蹭她的手臂，似是想安慰她又似是想要告诉她什么。她抬头，重重吐出